

庭院裏的商店

在柏林的米特區有一個隱秘又熱鬧的地方，叫Die Hackeschen Höfe，華人把它叫做「哈克夏庭院」。在第一次發現它之前，我經常都會路過，這裏是我接送小孩上下學的必經之路。然而，它就是隱藏得那麼好，以至於半年後我才發現這個「寶藏地」，裏面原來大有洞天。

哈克夏庭院是一大片居民樓的中央庭院相連通而形成的小商店聚集購物區，這些居民樓的底層公寓被改建成一個個小商店。這些居民樓的中庭之間都會有一個步行通道連接，於是每個中庭的一圈小商店連着另一個中庭，有的商店甚至還有兩個出口可以通往兩個不同的庭院。如此一來，商店漸多成了氣候，慢慢也從兩個中庭擴大到三個四個五個……這種「庭院式」的集中購物場所，在柏林是獨特的存在，讓人耳目一新。

哈克夏庭院的由來，還得從很多年前說起。這裏是柏林米特區比較時尚又文藝的區域，最初的第一家「店」其實是一個位置勉強算臨街的小電影院，時常播放一些老電影，深受文藝青年們的喜愛。後來電影院的旁邊開了一個小型電影博物館，緊挨着又有兩個餐館和一個小小的點心店。這幾個店佔用離街最近的這個居民樓中庭，而這個中庭和外間街道相連通的只有一個並不寬敞的車行通道。這便是為什麼有很多不知情的路人，比如我，來來往往很多次都沒有發現這個通道的裏面還有藏着那麼多「精彩」。

電影院和餐館帶來一定的客流量，一

些手工藝人使用相對便宜的價格租下庭院更深處的底樓公寓，改裝成小商店，這樣既節省臨街店舖高昂的租金，又可以享受公寓樓中庭獨有的寧靜。漸漸地，這樣的手工藝店在這個公寓樓群的中庭擴張開來——有賣各種畫作的，也有手工做的陶藝玻璃器皿，以及帽子手套、領帶領結等等。當然，還有具有柏林特色或者德國特色的紀念品，比如用柏林牆的碎石做的擺件，或者柏林紅綠燈的小人玩偶等等。

隨着「庭院小店」的概念越來越受歡迎，周邊臨街的兩個著名二手商店也在這裏開了分店。有意思的是，可能這裏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必須是原創或手工藝產品才能在這裏銷售。於是，二手商店老闆靈機一動特意安排裁縫搞了個「再創作」版本的二手服飾，比如把男士襯衣改成復古風女生短款露臍款上衣，把牛仔褲改成包，把舊衣服拼接成新外套。連荷里活明星都慕名而來，特意光顧這家服裝店。

再後來，庭院間也穿插安排一些小的咖啡館和點心冰淇淋店，甚至還有安置小朋友的大沙坑遊樂區。人們逛累了喝個咖啡曬曬太陽，給沙坑裏玩累了的小朋友買個冰淇淋，這樣的安排也是極為貼心。

崇尚原創，追求個性，這便是哈克夏庭院，也是柏林的縮影。



▲庭院深處的小商店。 作者供圖

變老的時候

近日，應邀去堂兄家做客，一進門，便眼前一亮。家裏已煥然一新，改觀最大的就是書房，原先的小書櫥換成一排大書櫃，多年的老木櫥換成新藤椅，早就心儀卻遲遲未曾入手的那套紫砂小茶具也已端端正正地擺在茶桌上。

見我左顧右盼，堂兄哈哈一樂：「這不，一個月前剛剛辦妥了退休，職場生涯雖然告一段落，但生活之路又是一個新起點，從此以後，我們要認真地老，美美地活。」

堂兄退休前的工作雖嚴肅刻板，甚至枯燥，但他心裏卻很文藝。堂兄不僅喜歡讀書，還喜歡藏書，多年下來，小書櫥早已書滿為

患。這回好了，愛書都各自有了安身之處，也終於如願以償抱得「美壺」歸了。除了讀書品茶，觀魚賞花，他還要拜老師學繪畫，再寫點小文章投稿，圓了少年時的文學夢。

堂兄說，認真地老，並非是跟年齡較真，而恰恰是對老的正視，是用積極的心態去擁抱年齡。一個人從呱呱墜地到黃昏暮年，就如同日升日落，春夏秋冬，乃自然規律，年老是一種必然，你必須正視它，才能做到老而不衰，才能真正感觸到它的美好，繼而享受它。這叫服老而不負老。而美美地活，除了心態上的美，形式上也很重要，比如喝茶，像妙玉那般將自己纖手甕藏過的一縷雪融燒開後再泡茶細品，是一種享受，美好的享受。

人生漫漫，世事無常，一個人能夠變老已屬不易，倘若在變老的同时還能變得更好，則無疑堪稱圓滿。

把字寫成畫的筆

日本書法家石川九楊 (Kyuyo Ishikawa) 今年有作品在香港展出，現已七十九歲，一九四五年他出生於日本中部的福井。據工作人員介紹，這是他們多年來首次將石川的作品帶出日本，石川的個展絕大多數都在東京、京都、名古屋、伊丹等地舉辦。石川九楊曾在多家日本高校任教，是京都精華大學榮休教授，本身是一位書法史學家，出版《書法的終結》、《日本書法史》等學術專著，也包含已譯作中文的《寫給大家的中國書法史》。

與此同時，他還是前衛的書法藝術家，把書法帶進更為廣闊活躍的當代藝術之中。比如《日常動詞》(一九七六)，用的不僅是墨，還用顏料着色，落在和畫箋上。而且他對於書法的思考經常不是以字為單位，而是以話語為單位。他宣稱書法「不只是單純把字寫下來，而是要把『話語』(words)寫出來」，這些動詞匯聚一堂，以不同風格的筆觸、筆法，呈現出整體上像繪畫一般的視覺衝擊，甚至接近某種動物的



市井萬象

香港中通社

「細看」中西區

金鐘太古廣場舉辦「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七周年——細看中西區微型展」。是次展覽一共展出二十二件與中西區息息相關的藝術品，其中九件乃特別為是次展覽打造的新作。超過百人團隊運用創新科技及巧手工藝，呈現中西區的歷史文化、建築、美食、交通、生活點滴。

食在潮州



文化什錦 方曉嵐

戰國中期，越國為楚國所滅，越王勾踐的子孫帶領族人移居到東南一帶，建立了閩越、甌越和東越等王國，為當地帶來了華夏文化，越人和當地的山民及古海豐人的後代通婚，逐漸繁衍成為後來的潮州人。公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征服百越，在嶺南設立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潮州地區屬南海郡。南海郡經過幾次改名後，到了公元五九〇年改稱循州。潮州的字首次出現在歷史是在隋開皇十一年，即公元五九一年，循州改名為潮州。

潮汕地區位於廣東的東南部，西北方橫貫着由東北到西南的蓮花山脈，大大地阻隔了潮汕和廣州及珠江三角洲的交往，北部橫互着五嶺，又隔斷了和中原的直接聯繫。然而，潮汕地區卻有着三百多公里的海岸線，這使得整個地區形成了一個背山面海既封閉又開放的環境，也因此造就了潮汕獨特的文化。我們今天在潮汕地區可以感受到潮州人保守的一面，同時也看到海外潮州人冒險進取的一面，這不能不說也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

潮州地區傳承了江浙的稻作文化，以米為大，民生的種種都體現在米食文化中。因為面對海洋，以大海為家，以魚蝦海產為食，造就潮州的飲食文化是米食文化與海食文化的結合。在一八六〇年汕頭開埠之前，潮州府統轄潮汕各縣，包括了汕頭、揭陽等地區，菜式統稱為潮州菜。

公元八一九年，韓愈因諫「迎佛骨」而被貶至潮州，韓愈是遼寧人（一說河南），完全不懂遠在「蠻夷」的潮州的風俗習慣，在飲食方面更是難以適應。韓愈在潮州為官僅八個月，可是對潮州的影響深遠。他向朝廷申請恢復鄉校，又把自己的俸祿拿出來辦學，多作詩文以提倡文風，關心民生，提倡桑蠶，贖放奴婢，建堤修渠。中原文化從此進入潮州，亦開啟了潮州人好學之風。在中原文化的薰陶下，潮州的米食文化和海食文化得以結合，形成別具一格的潮州風味。

潮州菜的一個特色是用料廣，所有天上、地下、海中的生物植物，不論形狀多古怪，只要能吃的都可入饌，一為鮮味，二為慳儉，敢吃的程度，或為國人之冠。

長長的海岸線為潮州民眾提供了寶貴的資源，出海的漁民要把捕撈到的海

產保存，發展出「一鮮、二熟、三曬、四鹹」的方法，例如用鹽水炊熟的魚飯，而烹調又以炊（蒸）、煮、燉為主，味道偏淡是潮州菜的特色，以淡出鮮，再由鮮出味，盡量保持原材料的本來味道，而不讓過多的調味料把食材的鮮味覆蓋。很多潮州菜式都配有一碟蘸料，例如魚露、普寧豆醬、蒜泥醋、金桔油、韭菜水，食客可自行調校濃淡，令味道更有層次。

傳統潮州菜中的用料往往注重海鮮，而烹調又以炊（蒸）、煮、燉為主，味道偏淡是潮州菜的特色，以淡出鮮，再由鮮出味，盡量保持原材料的本來味道，而不讓過多的調味料把食材的鮮味覆蓋。很多潮州菜式都配有一碟蘸料，例如魚露、普寧豆醬、蒜泥醋、金桔油、韭菜水，食客可自行調校濃淡，令味道更有層次。

十九世紀後期，潮汕人開始聚居在香港西環區當搬運苦力，當時有潮州小販每天用擔挑擔着兩個竹籃，前籃裝魚飯和鹹雜，後籃是潮州糜（粥），供應同鄉們三餐食用。潮語叫這些流動小販做「擔八索」（前四條麻繩，後四條麻繩），也叫做「擔籃」；另一說法，潮州人叫吃魚飯是「拍冷」（粵音：拍呢）。後來香港人由「擔籃」或「拍冷」的潮語口音，演變成「打冷」。

近幾十年，打冷已成為潮菜的賣點，更有專門的打冷店，特色是食物的選擇多，大致可分為五大類，第一類是滷水食物，以滷水獅頭鵝為主角；第二類是凍蟹和各式魚飯；第三類是煎炸，有煎蠔烙、水瓜烙、蘿蔔烙、各式煎糝、炸蝦棗蟹蛋、炸普寧豆腐；第四類是生醃海產，有生醃膏蟹、生醃獅蚶、生醃蝦等等；第五類是預煮的小菜，例如腩肉春菜煲、菜脯椒醬肉、酥煎帶魚、貢菜煮魚、鹹菜炒麻魚等等。

打冷吃到最後，是一碗潮州粥。潮州人叫做「糜」。「糜」是古字，在春



▲滷水鵝檔。 ▲打冷枱。 作者供圖

形象，而它們又是與書法家乃至觀眾對於話語的感受、聯想連結在一起。

這次展出的作品中有一件與中國文化聯繫緊密，那便是《李賀詩〈感諷五首，其三〉》(一九九二)。李賀這五首詩都是針砭時弊之作，其中第三首不直接寫外部事件，而是處理死葬。詩中寫道終南山上一排排的墳墓即將入葬新亡人，這些死去的幽魂在秋風蕭瑟之下凋零，在幽暗的山間只有搖曳的行道樹、明月的微光為它們送行。所以詩一開首即寫出「南山何其悲，鬼雨灑空草」之嘆。自古以來寫同一座終南山的詩並不在少數，可李賀這裏寫的既出於日常見聞感受，也是寫自己的心境，止不住的悲涼猶如鬼雨，洩透了他心頭這片荒地。而石川這個作品總共是一組十件，看這組作品時是看不到文字的，十件被擺到一起時，有如連綿起伏的山脈，好像看見隨風傾伏的密林，山谷間升起的一輪月，重疊疊嶂的山勢，以及山的內部重重幽暗。乍看之下我們只當作品是水墨畫，但其實整組作品，都是藝術家

反覆「抄寫」李賀的詩「寫」出來的。

看這組作品令人大受感動，不單是其內容，且關鍵是書寫的過程，從筆鋒落在紙面的墨汁不正是鬼雨嗎？不正是深夜裏千岩萬壑那般龐大的幽暗，不正是壓在詩人心頭的塊壘？書法家雖然在抄寫，可把一個個字寫下來的過程中，由心及手的牽拉，筆與紙的摩擦，墨汁的蔓延，不是簡單地傳遞一個字的意思、一個文本的信息，而是要把豐富的情緒、複雜的感受攤開給我們看。

石川在受訪中也特別強調書寫的過程：「就像聲音使空氣振動一樣，書寫也是，通過與紙張的接觸摩擦，筆尖會隨之顫動並前進，就像千足蟲的腳一樣，就像這樣，在紙上匍匐前進。隨着筆尖的前進所產生的深度、速度、角度……這些是數之不盡的，我稱之為『筆蝕』(Taction)，被筆侵蝕的意思，這種侵蝕代表一種無限、無盡、無數的可能性。」書寫一方面在他看來是很簡單、很快樂的事，但與此同時書寫的過程由其筆觸生成的畫，以及傳遞出來的藝

術家的聯想和感動，又令人感知寫作每一筆的力度、着墨、角度、節奏的複雜性，按石川的話說，「寫一筆都是與未知的相遇」。

石川對書法的理解也頗有意思，在他的想像當中，每一個文字都是立體的，一筆一畫是在雕刻出這個字，但為什麼書法經常是用黑色的墨汁呢？因為為它表現的是影子，因此也就有淡墨和濃墨來配合，打造文字的立體感。寫字對他來說，確是一種視覺藝術的體驗。很多中國人都是從小在米字格子紙上練習書法，講究的除了筆畫筆順，當然還有結構和體態，但學習的方法主要還是臨摹，學到了一定的文化學養，可經常忽略文字本身帶來的感動。日子久了，因應個人的偏差和習性，才會從別人的手法裏長出自己的風貌來。書法藝術畢竟是從心出發、從自己出發的。寫作者如是，觀者也不例外。要看懂石川的作品，免不了做了一些功課，但更主要是去體驗、去感受，把那些在一起遊走的字當成是從自己筆下寫出的。